

浩荡江湖

(台湾) 司马翎 著



浩荡江湖
(一)

(台湾)司马翎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德 飞

浩荡江湖（1—4册）〈台湾〉司马翎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

（邮政编码：100086）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一 二 〇 一 工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

768千字 40.125印张 8插页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500册

ISBN 7-104-00423-8/I·164

新登(京)字第150号

每套定价：20.00元

春江潺湲，皓月如轮，微风过处，水面上银鳞万点，衬以朦胧远山，江千榆柳，风物极是优美。尤其是那骀荡东风，挟着浓浓的春意，使人泛起迷醉之感。

一座码头突出伸入河水中，严格说来，那只是一截石堤而已，大概是由于附近很荒凉冷落，所以没有船舶停泊。

但在这道约有三丈的石堤上，却有两条人影，凝立不动。皎洁月色之下，看得清楚，一个是华衣美服的妇人，另一个则是年在五六旬之间的老者，身上一袭灰布衫。

他们虽然同是站在堤上，但相距达两丈之远，既互不相看，也不交谈，毫无同携赏月的气氛。

过了一会，月色似乎更加明亮，四下景色，皆可清晰看见。

突然间这两人一齐扭转头，向后面望去。只见在他们后面两三丈远，有一排摇曳的柳树，此时柳荫下走出一个人来。

那个人举步行来，轻飘飘的，好像是脚不沾地般滑行，一晃眼间，已到了堤上。

这人不但动作怪异，连面貌装束，也饶有诡异阴森的

味道。在月光之下，他身上宽大的衣服，发出一种灰白的闪光。他面上肌肉极少，双睛深陷，两颧高突，乍看活似是骷髅头一般。

他的双手，也瘦得只剩下骨头，留着相当长的指甲，宛如一对鸟爪。

他干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好雅兴呀！今夜的月光真不错，对不对？”

他的笑声和话音甚是阴森而低沉，大有啾啾鬼语的味道，深夜乍闻，如若是不知他底细之人，准得骇死。

那老者和妇人都转回头向河面望去，没有作声。

这个形如鬼魅的人冷哼一声，意思似对这两人的不理睬他，感到愤怒。

老者突然开口，道：“邬老魅，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废话毋庸多说，假如你老兄已探知那艘水仙舫上究竟有多少人的话，何不说出来印证一下？”

邬老魅阴声笑道：“蒲毒农名满天下，何须对那水仙宫如此重视？何况还有查三姑娘在此，她的‘断肠针’举世无双，我邬老魅只不过来瞧瞧热闹而已。”

那个妇人侧过面来看他，但见她鼻子挺直，双眸神采奕奕，风姿颇佳，她双眉一皱，冷冷道：“原来你只是来瞧热闹的，那么你趁早滚远一点，别要被水仙舫上之人瞧见，把你也带上一笔，那时候你吃不着羊肉一身膻，多划不来。”

她自然是讽嘲对方不敢承认此来的真正目的，蒲毒农

仰天一笑，道：“对啊！查姑娘的话，实是苦口婆心，顾全交情，邬老魅，你还是请吧！”

邬老魅那张可怕的脸上毫无表情，淡淡道：“邬老魅倒不怕沾上一身膻腥，但有一个人却当真有此戒惧，所以尽躲在一边，不敢伸出头来。”

查三姑娘似感到兴趣，举手摸鬓，道：“谁呀？倒是说来听听。”

邬老魅道：“除了铁冠老道还有谁？他的化装越练越高，眼下已练到化脓的地步，连他的人也变成脓包一个了，哈……哈……”

蒲毒衣和查三姑娘也忍不住笑了，三姑娘道：“好得很，他听见了准得气个半死。”

数丈外传来一个冷峻的声音，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，姓邬的老鬼狗嘴里怎会吐得出象牙？本真人倒要见识见识他对鬼爪目下有什么惊人的成就？”

这阵话声忽远忽近，说到末句，一道人影凌空飞到，落至堤上。

邬老魅身上的宽衣无风自动，惨白的反光虽然微弱，但由于飘摆摇动的关系，颇为惹眼。

别人一望而知他已经运功戒备，再看那刚刚凌空飞到之人，却是个又瘦又高的老道士，身后还有一只灰鹤，正如它主人一般的高瘦，相映成趣。

这个老道神情严冷，由于他双目炯炯盯住邬老魅，使人感到气氛紧张，大有战端一触即发之势。

蒲查二人袖手旁观，并不出言劝解。但他们也显出小心戒备之状，好像深防这对峙中的两人，会忽然攻袭自己。

堤上虽然站得有四人一鹤，但却没有一点声音，也没有人略略移动，仿佛突然被妖术所袭，都变成了石头一般。

过了一阵，他们都被某种声响所惊动似的，齐齐转头向河流的左方望去，那是此河的上流，大约在四五十丈远处，便是一处转角。

这刻一盏蓝得炫目的灯挂在转角处。这盏蓝灯乃是高悬桅端，所以大家都先见到灯光，却看不见船身。

三姑娘嘘口气，道：“来啦！水仙舫的避邪灯，已经有十年之久未曾在三江五湖出现了。”

铁冠老道接口道：“见她的鬼吧！她们先避避自己的邪，方是正理。”

那艘大船顺流而下，因此，一忽儿就转过了弯角，但见另外的两支桅上也悬着灯，却是黄的，而且挂得低矮得多，所以总是先看见蓝灯。

这艘船相当巨大，头尾和船身都有灯火，但舱中有没有却看不见，尤其是内舱的情形，更无从窥测。

蒲毒农突然道：“假如在场诸位尽皆有意出手的话，咱们先定个次序，免得到时场面混乱，反而便宜了对方。”

三姑娘道：“蒲老之言甚是，假如无人反对，我就第一个献丑吧！”

邬老魅道：“不行，三姑娘固然是艺高胆大，可作表率，但却不免有不公平之嫌了。”

铁冠道人道：“那么咱们抽签吧！十年前也有人试过此法，倒也公平得很。”

人人都同意了，并且公推铁冠道人主持。他们的动作很快，眨眼间已弄妥了，第一个出手，乃是邬老魅。

依次是查三姑娘、蒲毒农，最末是铁冠道人。

邬老魅那张骷髅似的面上不可能有什么表情，但从他闪闪的目光中，却可以窥出他心情的紧张沉重。

这实在是很奇异的现象，他们一方面不肯落后，以抽签方式决定出手次序。但另一方面，那艘神秘的巨舫显然很不好惹，抽到第一的邬老魅，竟不由得流露出紧张的心情来。

那艘水仙舫很快就驶近了这道石堤。船上每一边有四支长桨，非常整齐的起落划水。

此刻虽然距石堤只有三四丈，但仍然看不见人影，连船尾也看不见舵工的影子，整艘船的外表，看来与平常的船舶并无分别，然而全船见不到人影，却显出一种特别的精工的设计。

此时船头忽然伸出两支竹篙，撑住河底，把船舶定住，不移动。

靠近前面的船舱中，灯光忽然大亮，从窗户中透射出来，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。

由于这个女子乃是背向着灯，所以堤上之人，只分辨得出她的身影是个女性，面貌和衣着，都瞧不清楚。

这等朦胧的景象，含蕴着如梦如幻的旖旎气氛，实在

令人十分神往，见过之人，无不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石堤上的人都不作声，所有的目光，盯牢那窗间的女子身影。

船上忽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笑声，立刻使这旖旎如梦的景象幻灭，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骄狂狠毒的女性的幻影。

这是因为这阵笑声含蕴着一种令人厌恶的特质，那是冷酷、荒诞、狠毒、贪婪和厉害等等性质组合的声音。

尤其是这些老江湖们，见多识广，似这种可怕的妇人，见过甚多，所以能在想象中，幻现出她的容貌来。

笑声持续了一阵，始行停止，接着说道：“想不到我水仙舫的避邪灯，还未曾被武林人物遗忘，想来本舫的规矩，你们也都记得。”

铁冠道人严厉地道：“你的声音甚是陌生，本真人一听而知，速速报上名来。”

舫上的女人影子移动一下，声音传上岸来，道：“你的武功如果能像听觉这般高明的话，看来本舫的威名可真不易保全了。不错，本宫向例由三花五艳发言，并且在十五年间出尽风头，天下无人不知。但如今隔了十载之久，本宫后起之秀辈出，目下更有新三花五艳，出巡江湖宣威扬德。本人便是新三花之首李玉蕊。”

她的声音仍然是那么悍泼恶毒，使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拿她与美丽的“玉蕊花”牵扯在一起。

铁冠道人哼了一声，身畔的灰鹤两翅伸展，似是想飞起来。他迅即伸手，按住灰鹤，低低叱了一声。

巨舫上又传来李玉蕊的可怕笑声，道：“牛鼻子，算你还有一点眼力，如若让这头蠢物飞起，那你就得另找一只从头养起了。”

铁冠道人勃然而怒，道：“臭丫头休得夸口，等一会你就尝到神鹤的滋味了。”

郭老魅直到这时才开口道：“曲山郭庸意欲请教贵宫绝艺。”

李玉蕊用那尖锐可怕的声音道：“曲山老魅这些年来威风殊甚，果然有资格到本舫一斗。但本舫的规矩，最重要的一条是凡是落败，必无幸理！此是为了保守本舫秘密，不得不尔，你估量估量，如果不怕死，方可前来。免得怨尤后悔时，已经莫及了。”

郭老魅头皮果真有点发炸，他成名至今，不仅是十年八年之事，大风大浪见得甚多。可是这一艘充满了神秘的“水仙舫”，历来传说最多，杀人也最多。据武林所知，说是无人上船挑战之后，尚能生还的。

既然此舫这般凶险，这些武林人物如何又肯登舫挑衅呢？他们不会邀舫上之人到岸上来比划么？

这个问题，任何初次听到“水仙舫”这段异闻之人，都会提出来。而答复却也定能使问者满意，那就是“水仙舫”系得到当今武林第一大家派的少林寺方丈大师保证，一是保证船上并无机关埋伏，比斗绝对公平。

二是水仙舫任何承诺，如果有违，可向少林寺交涉，少林方丈愿负全责。

这水仙舫已销匿了十年之久，而在这十年当中，武林间提及此事，少林派之人仍然承认属实。

因此，不论是黑白两道，再狡诈刁滑之人，也无不深信“水仙舫”能公平决斗。这是因为少林寺方丈，从来是天下武林的领袖人物，以他的声望德行，那是绝对不必猜疑的。

邬老魅高声道：“我邬庸不作兴在嘴巴上称能，多说无益，我上来啦！”

李玉蕊尖声一笑，道：“好，好，你来吧！”

但见那水仙舫的右舷，突然伸出一块木板，长达丈半。最末处有一盏风灯，因此即使是在漆黑无光之夜，也能看得见这块跳板的位置。邬老魅身形也没有如何作势，呼一声已划空飞去，稳稳落在跳板上。

曲山老魅邬庸才站稳了，那块跳板已经缓缓缩回，也就把邬老魅一齐带到船上。

石堤上的三个人，运足目力遥视。但见邬老魅很快就走入舱中。从窗户间可以隐约看见，那个本来在窗边的女子，也转过身子向着邬老魅，长发飘拂，姿态甚美。不过她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，竟是那么可怕，因此这美感全消，都幻想着她一定是个罗刹般的可怕女人。

那扇窗户突然被帘幔封住，因此，舱内的情形，谁也看不见了。

查三姑娘突然低声宣布道：“啊！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。”

铁冠老道人大为讶异，道：“姑娘如何得知的？”

查三姑娘道：“因为邬老魅动身时，即行发出传声，那是一种讯式的传声，音节长短不一，须得谙懂他的暗号之人，方能了解其中意义，我不知道他向谁发声传声，但这声波目下忽然中断。可见得他已经运集功力，出手对敌，才不得不停止传声的。”

铁冠人道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倒是设法探悉那水仙舫之谜的妙法。可惜的是看来一上船就得动手，以致没有时间把上船所见的情形，通传岸上之人。”

蒲毒农突然插口道：“也许人家水仙舫早就考虑到这一点，因此，她们的船舫永远靠泊在三丈以外。除此之外，也许尚有别的妙计绝艺，隔断了一切传声。”

查三姑娘俱然道：“是啊！人家何尝想不到这一点？证明多年来，江湖上无人说得出舫上是怎生样子，可知此舫必有隔断一切传声之法。”

她停歇一下又道：“假如这水仙舫不是如此神秘，相信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冒险上去一逞了。”

铁冠人道道：“然则三姑娘只是怀着登舫一观秘密之心而已么？”

三姑娘道：“那当然不是啦！但我的企图，与你们这些臭男人全不相同，那是我敢断定的。”

铁冠道人冷冷说道：“本真人年逾古稀，修真炼气，一向没有凡心。三姑娘万万不可一竹篙打尽一船人才好。”

蒲毒农接口道：“不但铁冠兄提出异议，便我这山野老

农也不能承认。固然许多男人是为了舫上如花似玉的女孩们而登舫，但我老农可没有此心。”

查三姑娘只冷笑一声，不再说话。于是三人静默无声，凝眸注视那艘水仙舫。

他们都似乎有所等待。隔了一会，舫上突然传来一阵圆润清亮的琵琶声，入耳但觉动听之极，古人说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又说“携手含情还却手，一抹梁州哀彻骨”等语，正好拿来形容。

石堤上的三人，面面相觑，但很快就被这阵入耳动心的绝妙琵琶声响所吸引了，凝神倾听。

过了一会，乐声戛然中止。查三姑娘道：“完啦！邬老魅从今而后，永不复出现江湖了。”

这只是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已，而他们真正感到惊心的，却是曲山老魅邬庸之死，时间太短促了。

以邬老魅的功力身手，千儿八百招之内，能收拾得他，已经是万分骇人听闻之事，但邬老魅到那“水仙舫”上，不过一炷香之久。依照历来的传说，琵琶声一歇，就是敌人被解决了。

就在众人心念转动之时，舱窗忽然打开，仍然是一个女子，背灯站在窗边，向岸上瞻看。

舫上又传来那阵使人厌恶的声音，道：“邬老魅已被本舫结果了！你们还有哪一个上来？”

话声甫歇，突然光芒一闪，宛如掣电一般，把那艘水仙舫照得明亮之极，纤毫皆现。因此，堤上这些武林名家

们也在眨眼间，看清楚了那个女子。

他们都吃了一惊，因为这个女子长得美貌之极，乌发披垂，玉面朱唇，真是可比画上的美人。

这道闪光一下子就消失了。舫上传出尖厉的声音，道：“是哪一個使用‘电光弹’照明？此举犯了本舫大忌，当得处死！”

岸上没有回答的声音，而事实上石堤上的三人，完全没有任何动作。查三姑娘低声一笑，道：“她好像很有把握一般，但究竟是谁施放‘电光弹’的，尚未得知。”

蒲毒农皱眉道：“奇怪，听她的口气，好像这个施放‘电光弹’之人，如不自招认罪，就一定逃不过她们毒手似的，这倒是不可轻视之事。”

铁冠道人却讶异地注视身边的灰鹤，因为它露出一种觳觫惊惧的样子。

他们刚讨论了几句，数丈外的树林中，突然传出一声惨叫，尖厉之极，在这月夜中，足以使胆小之人骇死。

众人往那边望去，但见一团黑影，冲天而起，一下子就隐没在长空中，谁也看不清楚那是什么物事。

蒲毒农等人都呆了。过了一下，查三姑娘道：“我们不过去瞧瞧么？”

铁冠道人道：“那边一定有人惨遭毒手。哎！我明白了。下手的一定是水仙舫所养蓄的异鸟，大概是一种极猛恶可怕的异种鹰隼。不然的话，我的仙鹤不会露出畏惧之态。”

此是最合情合理的解释了，况且水仙舫若非养有异物，

早先岂敢夸说那仙鹤一飞起，就可击杀的大话？

他们离开石堤，向树林奔去。霎时已奔到树下，但见地上有两具尸体，一个俯卧地上，浑身没有伤痕；另一个的死状可真惨了，脑袋瓜已不见了半边，脑浆鲜血，弄污了一地。

查三姑娘掩口低叫一声，道：“他们可不是洞庭双泉汪氏兄弟？他们被什么异物所伤，居然在同时之间，一齐送了性命？”

蒲毒农似乎对死人和血污全不在乎，蹲下去审视，又扳动他们查看，高声道：“通通死啦！我猜那是极厉害的鹰隼，突然扑落，用铁翅扫死一个，同时以双爪抓死一个。”

查三姑娘倒抽一口冷气，道：“如若水仙舫豢有如此厉害的异禽，我看还是退走的好。”

话声未歇，蒲毒农已用传声之术，向他们两人道：请你们哪一位巡视一匝，如果没有敌踪，我就把这排行第二的老泉救活片刻，可以说上几句话。”

铁冠道人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奇怪！我的鹤儿呢？”转身走开，借势查看情形。

他马上就确定没有敌人在旁边窥伺，当下迅即奔回树下，比个手势。

蒲毒农拿出一根银针，在那个毫无伤痕的尸体上，连刺了十五针，出手如风，快得使人看不清楚。

他另一只手把这人托起来，但见此人一身劲装疾服，俱是黑色，面貌尖削，年约四五十之间。

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洞庭双泉汪氏兄弟之一了。他是老二，乃是水道中一流高手，想不到今日丧生于鸟兽一击之下。

汪老二突然间张开双眼，但毫无神气，嘴巴微微开合。众人听时，却没有声音。

蒲毒农又拿出一个小瓶，在他鼻孔下面晃了两下，汪老二顿时有了一点精神，眼珠转动，瞧看眼前之人。

蒲毒农问道：“汪老二，刚才是什么物事袭击你们？”

汪老二缓缓道：“是一头黑鸟，好像是鹦鹉。”

蒲毒农道：“你对那水仙舫已探知了多少秘密？”

汪老二道：“全……全是女的……都很漂亮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

蒲毒农道：“还知道些什么？”声音低而有力，直击心弦。

汪老二虽是垂死之人，但被他有力的声音所感染，似乎又恢复了一些气力，道：“很多人都……活着……那水仙宫……在……在……”

那三人恨不得把耳朵伸长些，好听这当世一大秘密，便是水仙舫的地址。然而汪老二却只差那么一缕气，老是讲不出来。

接着汪老二头颅一仰，全身瘫软，一看而知已经死了。

蒲毒农遗憾地叹口气，道：“他死啦！纵然是华佗扁鹊，也没法子再使他多说一句了。”

查三姑娘道：“可惜得很，只差那么一点。”

蒲毒农道：“我已尽我之所能，以世间至剧之毒，透入

他全身经脉要穴。他本已停止跳动的心脏，受到刺激，才又恢复跳动。假如他不是伤势太重，定可多讲几句。”

铁冠道人突然一震，低声道：“咱们被包围了。”

外面果然有三条人影，都是矮矮瘦瘦，全身黑衣，连头罩住，只露出两只光芒闪闪的眼睛。

他们不必多看，也知道在另一面的黑暗中，已埋伏得有人，而头顶则是那只猛禽把守，不论逃向何方，也难躲过那头猛禽耳目。

这三人对觑一眼，顿时都会悟于心，成立了攻守同联的默契。

当下一齐转身出去，蒲毒农随手把汪老二的尸体抛开一两丈，并且好像怨恨那血泊中的汪老大，阻他的去路，所以也一脚踢开老远。

他们出不去，铁冠道人一手轻摩灰鹤的头，冷冷道：“诸位可是从水仙舫下来？”

那三个黑衣人散开，似是一个盯一个，各有职责。